

望溪文集

冊七

宣風文選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三

議

修

祖陵廟寢議

乾隆元年二月初二日奉

上諭

祖陵廟寢宜重加丹雘特命臣等稽古禮文謹按禮記春秋修其祖廟周官守祧職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聖之蓋古者近廟每祔必新故專舉修除祧或久而剝漈故專舉黝聖其實臨祭則祧必修除歲遠則廟必黝聖亦互相備也言黝聖則丹雘可知矣春秋書魯世室屋壞左傳曰書不共也公羊穀梁傳曰譏久不修也然則年代久遠牆垣棟桷皆宜審察而謹修之宗廟之禮然則山陵廟寢不應異義請

勅下工部擇堂司官明慎者周視詳度具奏謹議

喪禮議

欽惟我

皇上仁孝性成踐行古昔聖王之道致喪三年再下

明詔命羣臣詳稽典禮此在

聖躬爲至德而教孝作忠實化民成俗之要道也臣等謹按夏商之

禮自孔子已歎其無徵周衰典廢后王不降德司徒不縣象籍藏故

府黎獻無聞是以諸侯喪禮孟子亦未之學漢興河閒獻王得邦國

禮五十六篇上之而武帝便安秦儀莫能承用自東漢魏晉六朝以

逮唐初羣儒議禮之文尙有引用者而其書遂亡自是以後皇王喪

紀類皆隨俗傳會隱情失義與禮經不應用于此顯學之儒深惜庸臣

淺識雖有賢君不能將順其美坐使天經地義曠絕不行猶幸先聖

遺文散見周官儀禮戴記及七十子所傳述者猶未盡泯臣等謹詳

考經傳參互相證擇其無戾今制而可存古義者條具以聞竊惟我皇上徇齊典學凡聖經賢傳及儒先所論辨

聖心洞然具見其表裏伏望立中制節定爲

本朝國恤之經俾四海臣民惟

皇之極觀感率由自飭厥性永永年代守爲典法臣等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禮記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蓋天子承統於天爲祖宗守社稷故雖親喪可暫以私屈也謹議二十七月內天地社稷之祭

皇上躬行暫用吉服終事而釋

周官大宗伯王若不與祭祀則攝位量人職凡宰祭與鬱人皆受罍瀝而皆飲之天地社稷旣親承事宗廟之祭胡爲不可以親也古者父爲繼祖之子斬祖爲適孫齊統之上承彌重則哀之下逮彌遠故

緣祖考之心達孝子之義雖既葬時祭不可廢而使宰宗人將事焉
謹議既葬

宗廟時祀前期以聞命諸臣攝祭
周官小宗伯之職大田帥有司饁獸於郊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
事於四望大雋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肆師之職與祝侯禳於畺
及郊餘小祭祀大祝小祝將事不惟宅憂可使人攝也謹議自朝日
夕月以下凡外祭祀前期以聞遣官致祭

禮記閒傳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禮有以故興
物者衰杖經帶是也故漸易而輕使哀情象之謹議百日後
皇上衣青絹裏以縞冠裏亦如之加青緯帶從衣

禮記喪服四制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檀弓篇練練衣黃裏縗緣此
小祥之易服也謹議小祥之後

皇上衣青紬裏絹淺藍冠緣亦如之

禮記閒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玉藻篇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謹議大祥之後

皇上衣元青緞裏以縹冠裏亦如之自受服易青至大祥朔月月半之奠或朝夕上食仍用白衫冠無緯終事而釋大祥後不復服儀禮士虞禮中月而禫禮記問傳禫而纖無所不佩謹議皇上禫祭後衣藍緞表衣石青冠朱緯帶佩畢具

古者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後世加以二十七月何也禮記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蓋既禫居外寢婦人可從而與執事矣然必更四時吉祭始復內寢吉祭之期寬以浹月然後無弗逮故於古有加焉謹議二十七月內元旦冬至不受朝賀遇大典

陞殿暫服吉終事而釋

春秋之義臣子一例故曰事君猶事父也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父至尊也禮記昏義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古者端衰無等謹議

自齒朝以上冠衣宜從

上所服在師中則仍其常服

禮記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疏謂邑宰之士歸其所治邑也又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尊卑外內之有別蓋以稱情而責其哀敬之實焉謹議文臣在京四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在外兩司以上中外武臣二品以上皆終喪不得嫁子娶婦下此以周期爲限本身則終喪不得娶妻聽樂宴賓視此謹議

貴州苗疆議

臣聞貴州羣苗與他省世有土司者異蓋散居谿谷彼此不相統屬寨大者不過三五百家一戶中丁衆力強則小戶服焉此戶衰弱又別推衆強者爲頭目萬不能爲大害於州縣聞近日守土之官以苗人傷殘病死地多空虛議募人屯田乘其衰弱而據其要害以臣所見惟熟苗所居與州縣壤接建堡興屯扼其要害可以制生苗之出

入誠爲有益若生苗所居山峻谷深地勢陜隘難立城郭而山徑四通萬不可招募屯田蓋天地之德本宜並育並容况奪其世生長之地絕其妻子衣食之源使無以自存雖目今救死扶傷未敢妄動而少少生聚則必奮死以相爭奪阻兵殘殺終無已時至於從前已經設兵戍守如清江丹江等處止宜擇水路深通湖南之粟可方舟而下廣西之粟可溯流而上者增兵開鎮據其中央臨制四旁每年兵糧皆自他省載運其地若全無苗民則量招屯戶與戍兵相倚爲氣勢若尙有苗民則止於戍兵住宅前後各留地二畝以種菜蔬外此仍還土苗耕種聽通商旅列市肆其水路不通與通而灘淺不利船行之地則戍守之兵盡數撤回其與鎮戍鄰近及水路之旁土苗百家以上則擇其爲衆苗所信服者授以百總之職置土兵五人二百家以上則置把總土兵十人三百家以上則置千總土兵十五人皆照綠旗兵弁賜俸給糧而絲粟不取於苗其不願者亦聽之如此

則近苗慕歸附之利遠苗無侵擾之害而苗疆可永遠安定矣我

皇上深識遠見盡除苗地租賦誠和輯苗民之要道但新改歸流之

苗以納租爲苦而歸附熟苗尤苦差役聞各省苗疆不獨

欽差及本地上司往還路過搬運行李盡役熟苗卽家丁書役承差

出入亦然是以熟苗不得自營生業深爲苦累宜著

功令惟

欽差量定夫役其餘官員俱照內地雇夫不得空役熟苗至於戍守
之兵舍熟苗無人運糧山谷崎嶇盡一人之力不過負米三斗食至
戍所存者二斗交糧之後歸途竟無糧可食如此而不思變計則未
得生苗之地先大傷熟苗之心熟苗離心則生苗之地恐終難久據
臣所以請水路難通之地戍兵盡數撤回者此也又環苗疆大小村
落皆宜勸土人築堡開壕種樹冬日習武而量減其租賦於一堡之
中擇二三雄武老成爲衆所信服者爲堡長給以頂帶比樂舞生有

司加禮

朝廷閒歲小加恩賞則到處皆有士兵緩急足恃視養綠旗當差之兵更爲得力而所費無多此所謂爲難於其易圖大於其細也

塞外屯田議

自古控扼關塞制馭戎狄莫善於屯田蓋省運餉之費則國用易充而民力不至於疲且以農夫爲戰士則習飢勞耐寒暑筋骨堅強緩急足恃今準噶爾外雖歸順其心尙不可知必

廟謨早定戰守有備將材士武然後精神可以折衝不敢妄動臣聞塞外開墾之地已經注籍者自□□以西至歸化城東西將及五萬

頃臣請卽籍其現在耕農爲衛卒無論兄弟親戚奴僕必家有餘丁

三人然後許其受田以正身爲衛卒而餘丁力耕盡免其租賦未墾之地則召募山陝邊民官予牛種立房舍歲給銀糧期以三年地熟然後使自食其力環歸化城三百里內凡有可開之田漸次召募開

墾務可養衛卒二萬家伏乞我

皇上先遣滿漢大臣宅心公平材識出衆者二人巡視規度以地之肥瘠爲差凡正卒一人所授之地必可給十二三口衣食農功畢則帥餘丁開濠築堡二三月農功未興亦然十一月至正月則聽其結伴不拘人數入山步圍則數年之後塞外正卒得二萬人並羨卒得勝兵八萬口內之兵可以有缺不補漸次減半部署既定然後擇大臣一員爲屯田經略歸化城以東設屯田兵道三員其西其北各設兵道一員武弁至參遊而止聽兵道節制鄂勒昆戍守處設都統一員聽經略節制環歸化城三百里內衛卒必半有妻子每年七月發萬人赴鄂勒昆更番戍守其有險可依之地爲造立土城水草甘美則隨處築堡建墩以通烽火凡田連二三十頃必於西北畔開濠種樹當要路者至兩三重則居者有蔽而寇不能測永爲金湯之固矣至於歸化城以東已墾之田有係諸王大臣及各旗官弁產業者環

歸化城可開之地有蒙古駐牧者以

皇上之命量其所值賜以金帛自無所難爲國家建萬世之業不可以惜官費用也

臺灣建城議

臺灣府治建城衆議皆以爲難然不過慮其土疏地時震雖成易毀工役甚大勞費無已時耳不知設守重洋與內地異而臺灣變亂皆自內作非禦外寇比也其地之門戶曰鹿耳門近府治號稱天險港容三舟旁皆巨石鋒稜如劍戟舟行失尺寸頃刻沈以內設礮臺所恃以爲固也然往者

王師平鄭克塽近平朱一桂皆乘風潮水高港平衆艘奔赴毫無阻礙大兵一入卽獲安平港巨舟斷賊去路而招撫府市人民南北路農商聞風絡繹細載而至相依以自保物力旣充軍氣自倍賊戰不能勝守無可據惟散而逃耳追而躡之隱死無地故旬日可坐定也

曩令朱一桂有城可據收府市人民財物以固守南北路隔絕不通大兵雖入攻之不拔坐守安平曠日相持兵罷食盡欲由鹿耳門饋餉濟師則風潮不便勢難更入智勇俱困自拔之不能逞言克敵哉若謂築城以禦外寇則又闔於形勢者也兩征臺灣皆先整兵泊舟澎湖之南風澳以候風潮風潮之便歲不過一時時不過數日若盜賊竊發或外番窺伺泊舟於澎湖則夕至而朝捕之矣至南北二路可通之地雖多然如南路之嵵港北路之八掌溪海翁港鹿仔港甲西二林三林中港竹塹蓬山惟小舟可入其巨港大舟可入者不過南路之打狗東港北路之上淡水其次則北路之笨港鹹水港耳地遠府治縱有外寇不取道於此備設礮臺增益汛兵朝夕巡視足矣大洋之中舟難久停循數推理絕無萬有一然之慮也凡闔於事理之人妄議建置更革未有不滋後患者

國初以海賊入寇議於海船可入處下梅花樁不知黃河入海氣力

峻猛海船必不能溯流而上妄於雲梯關下椿覆舟敗葦遇椿而止壅以濁流數十年後淤爲平地海口路塞淮黃泛溢

聖祖仁皇帝親巡再三指授方略費

國帑鉅萬僅乃復通松江海潮出入之地舊有戈船底繫鐵索鐵菱三角小毛朝夕乘潮出入不知所事或奏罷之其後沙停成港海潮大入而不能出漂流崇明太倉諸州縣六七萬家蓋害伏於無形非明者不能見也今議臺灣築城毋乃類此若不早遏後此悔不可追矣

江南閩廣積貯議

傳貴本小有不同蓋先生初稿也今從王本厚子云方氏家譜所載同此鈞衡識

周官以荒政聚萬民其十有一皆庶政足以寬民者也捐上所有以予民者僅居其一曰散利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是也而其本計則在五黨之相賙司稼之均民食士師之通民財易所謂勞民勸相也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食所以積於不涸之倉

藏於不竭之府也然古之爲積貯者與今異古者上公營國不過九里而民皆散處於中田故管子曰野與市爭民言其聚散之數相倚爲多寡也自井田廢而民之聚者不可散歷世相仍通都大郡有人滿之患其尤聚者如江以南之金陵嶺以南之番禺其土之入所贍者十之一又如閩南諸郡崎嶇山澤地狹而人衆其土之入所贍者三之一是不待天爲之災苟有風潮之阻遠方之粟不至寬者數月劇者旬時而民已坐困矣捐上所有以賑之當其時則不易徧屢而行之則不可繼故今之計莫若使民自爲積民自爲積而後事可常也令牧民者比次境內中家以上使家爲囤倉秋冬之交遠商麋至中家計日而自備其食富民倍之其上三之其上五之歲十一月官稽其入二月而出之聽其自糶富者斥其餘不失十二之利而貧民有所恃矣所患者胥吏之紛擾與不肖有司之假貸而若是者可責之大吏也雖然此一切之計也察萬貨息耗之情則固有其本焉以

中人爲準日再食不過一升鹽費不過一錢而酒之耗數倍於米煙之耗數倍於鹽故上腴之地皆爲煙圃五種之美半化爲糟醅此東南之公患而在人聚土狹之區則更劇也若嚴斷二者其於民食可益三之一此世所目爲迂闊鄙瑣之談也然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蓋分數明也雖周公之建典管子之易政亦若是而已矣

渾河改歸故道議

渾河改歸故道其名甚美而切究事理則其患有來年即可徵驗者有十年之後不可救藥而今尙伏於無形者蓋始爲此議者但見五十年前渾河時漫於固霸秋稼雖傷麥收常倍民咸利之不知爾時本無隄岸任其漫流故二三百里閒雖不廢耕稼而室廬甚少自改故道入勝芳淀往時濁流游盪之地民皆定居村堡相望勢難遷徙今雖令民自築護村土埝而無竹木石蓄卑薄墟疏不惟難禦伏秋